

928
コ
48

後村先生大全集

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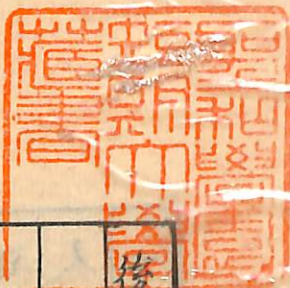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二

書判

江東臬司

建康府申已斷平亮等為宋四省身死事

若詳覆案皆先行遣而後關報則併格目皆自諸郡
出給可也提刑一司可以省罷矣此事雖施行於當
職未交事之先而申到實在於到司之後已往之事
不欲深言帖兩獄官今後除事干邊防及兇惡盜賊
當申制府帥司酌情處斷外其民間尋常鬪毆致死
已經檢驗書填格目者並合遵照條令申本司詳覆
如違定將獄官奏劾



太平府通判申追司理院承勘僧可諒身死推
吏事

設若詳覆公事皆自本州斷遣而後申照會則格目亦就本州書填可也司理對移繁昌主簿牒通判將推司決脊杖十五編管建康府以為不守三尺之戒當職按饒州兼僉樂平趙主簿催苗重疊斷杖一事縱是吏卒亦不當濕瘡上鞭撻况吏人之子乎又五日而兩勘杖乎具析申據趙主簿具析到公狀奉判人無貴賤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也先賢作縣令遣一力助其子云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主簿似未

知此樣意思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斷杖四月初八日復決豈非濕瘡上再決乎似此催科傷朝廷之仁厚損主簿之陰隲當職以提點刑獄名官不得不諄諄告戒今後不宜如此

弋陽縣民戶訴本縣預借事

當職入信州界鋪寨兵則論縣道欠其衣糧都保役人又論縣道勒納預借謂如五年田方下秧未已借足又借及六年之米剥下如此所不忍聞知縣或奮由科第或出於名門豈其畧無學道愛人之心哉諒亦迫於州郡期會軍兵糧食之故訪聞預借始於近

年同此郡縣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任牧養
拊字之責者蓋於源頭上討論一番自州寬縣自縣
寬民庶幾一郡百姓漸有甦息之望今賢而明者但
有顰蹙太息謬而闇者又縱姦吏舞智其間如預借
稅色既不開其戶眼止據吏貼數秤數目抑勒都保
必欲如數催到錢物或歸官庫或歸吏手不知何所
稽攷為百姓與都保者不亦苦哉今雖未能盡革亦
須以漸講求滕州帖縣各以收養拊字為念共議所
以寬一分者所論縣吏取乞且帖各縣於被論人內
擇其尤甚謂如乾沒百姓都保錢會不以輸官者斷

刺一二以謝百姓其職多者解赴本司施行仍榜縣
市并榜鉉山

貴池縣申呂孝純訴池口互都巡催科事

天旱如此百姓飯碗未知何所取給所望州縣長官
力行好事庶幾膏澤感格歲事可望而當此夏稅起
催之時或委州官或委兼領巡尉下鄉或差郡吏下
縣置場瓶局吏卒並緣動成群隊布滿村落民不聊
生在法省限未滿不當追呼今不惟魚貫被追甚者
杖責械繫暴於炎天烈日之中傷朝廷之仁厚斷國
家之命脉何為而不致旱也本司除已將越職催科

官別作施行外合行下所部郡縣今後催科專委縣道如長官緩不及事則委佐官一員助之如郡官巡檢並免催科郡吏並合抽回省限未滿止宜勸諭輸納不可遽有追呼鞭撻如仍前數弊不肯更張許被害人陳訴別有施行

貴池縣高廷堅等訴本州知錄催理絹綿出給

隔眼事

錄叅以治獄為職不宜使之催科如聞一郡頗以知錄催科為苦貴池縣自有令佐如其為人遲緩稍加督責孰不盡力今以縣官為不可任一切委之郡僚

使民間之謗盡歸知錄非所以安全之也牒州吏宜詳酌區處催科之責止合歸諸縣內知縣緩不及事者選委一佐官以助之諸吏差下縣者並宜抽回限五日具已區處事宜申請據池州申到區處事再奉判州官縣官皆朝廷之命吏也豈有知州官能催科知縣官不能催科之理若謂吏攬為姦附郭知縣朝夕在太守之前可以面諭或因民詞判下追究諒籍一二以做其餘自然知畏却不必專委州官引惹詞訴知錄本當按奏以州郡之故僅帖問不可又歸咎百姓之輕監司遂以為妄訴也牒報

饒州申備鄱陽縣申催科事

通天下使都保者長催科豈有須用吏卒下鄉之理
若者保有不伏差使州縣自合追斷枷項傳都號令
孰敢不畏今州縣皆曰官物不辦因不差專人之故
去年蔡提刑任內亦禁專人亦自不妨州縣催科無
政事則財用不足恐有之矣未聞無專人而財用不
足者也苗絹失限緣人戶規避和糴飛走產錢之故
今不覈板籍併產說整理失限而歸咎於不專人豈
不與近日朝旨臺諫申請背馳乎當職舊曾試邑作
郡未嘗專人亦未嘗闕事近日雖連被版曹督責終

不肯專人至饒州及徽州南康縱使州縣力能撼搖
當職不過耶奉宮觀當職生平無意仕宦決不以浮
議輒差專人案牘帖報州縣仍牒諸司

帖樂平縣丞申乞帖巡尉追王敬仲等互訴家
財事

樂平縣官每事必欲差巡尉是一縣皆頑民皆欲差
弓手寨兵追擾之也長官倡於上佐官和於下民何
辜焉帖報只責隅保追索再十日違將縣丞閣俸
黜縣申本縣得熟即無旱傷尋具黜縣雨暘帳

呈

九十日內止有十來日得雨所謂雨者止是二
或不及分止有七月初九日雨及五分則黟縣之旱
甚矣古人謂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今者所
申何其與古語背馳也委權通判審實申

徽州韓知郡申蠲放旱傷事

諸郡率謂旱傷不至於甚如信州虞守謂晚禾倍熟
與百姓爭較蠲放分寸如割身肉至於先移文胥制
諸村諸邑不得申早今韓寺丞獨為徽州六邑百姓
從實蠲放於前守已放之外再放一萬六七千碩可
謂不負牧養之寄者矣安得結輩參錯分布乎倍榜

本州仍牒諸司諸州

戶案呈委官檢踏旱傷事

當職更歷州縣每見檢旱官吏所至與豪富人交通
凡所蠲放率及富強有力之家而貧民下戶鮮受其
惠又逐鄉逐里各有姦猾之人與所差官廳下吏卒
計屬欺偽雖賢官員聰明有不能察加以民田萬頃
極目連接主家鄉老或不能指定其孰豐孰歉况見
任官素與土俗不相諳一覽之頃又何以得其實耶
不過在轎子內咸憑吏卒里胥口說遂筆之於案牘
耳僉聽將本司分得三郡十五縣各差官與各縣知

縣同契勘今年旱未截長補短通收及幾分朕御
罪保明申如饒州餘干縣今年旱未當職訪之土人
與過往官員皆言今年通收七分之類却於三分損
內斟酌普放一番庶幾實惠及民貧富均霑免使官
司有檢放之名豪強受檢放之實貧弱反不在檢放
之列更以此意措置立武行下

安仁縣妄攤鹽錢事

吳興四父子乃制牒所不追究之人本縣憑何追擾
可見縱甲攤乙又縱乙攤丙為民父母寧忍之于帖
具因依申

淳梁縣中余震龍等不伏充役事

後村先生全集 卷一百九十二
若必勝當充它人糾論可也官司定差亦可也惟以弟糾兄則不可帖縣照已判行

鉛山縣申場兵增額事

當職舊在江上見戎帥招刺新軍必經總所蓋有衣糧然後可以養兵豈有但知增額而不思衣糧何處擘劃之理都大司收刺猶可今檢踏官亦得以自刺自添原額五百今增三百縣道何以不收壞百姓何以不焦熬備牒都大司更請參攷舊制立為定額每刺一名須下本縣取會如無闕額不許檢踏官員自增自刺庶幾凋縣稍可支吾

饒州府李安人與孀婦立嗣事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若孀既欲為知郡之子則李安人其母也若藻昌僧其弟也今若孀乃與李安人互相詞訟是得罪於母矣又欲自受遺澤是不友愛其弟矣上則李安人不安下則若藻昌僧不安然則若孀雖欲過房其誰容之人情孰不愛其親生之子今以遺澤與若孀而使若藻為白丁知郡有靈豈以為然蔡大卿所判已得允當但所論搬穀一事若孀係李安人親姪又知郡在時曾有過房之議閨門之內以恩掩義行下本縣住行

上饒縣申劉熙為舉掘祖墳事

劉熙若以墳山不利為說當別辦棺槨衣衾可以改葬高燥可也今乃發冢取其棺中之物以至磚石棺釘墓山皆行賣錢又將大父遺骸用小板兩片安殯遮蓋埋在淺土孝子仁人之掩其親恐不如此法司檢坐條令呈奉判為人子孫輒將祖父冢墓發掘尸骨焚毀磚石出賣亦可謂之悖逆矣帖驗視其人無疾患并要見本人毋別有無兒女供贖申十日

貴溪縣毛文卿訴財產事

文卿姓祝不父其父而欲認姓毛人為父彥明居於

貴溪三十年文卿居於衢州江山彥明自立二子各已娶婦文卿既為彥明之子三十年間不與父同居不與兄弟相往還此何等父子也彥明以負盡頭起家賤微之甚文卿所執契簿如毛教毛惠皆是白丁非有官閥可考文帖尤為謬妄彥明身後有妻有子不可以白撰無干涉契簡文帖求其產業文卿勘下杖一百再詞留斷如欲姓毛一任其便但不可求分別人物業耳

持版張輻狀訴弟張載張輅妄訴贍塋產業事

張提幹既稱長弟之賢明知叔季二弟之不能皆賢

則分財之際二兄取其少二弟取其多可也今乃倦倦於母氏之遺金田利則所見何以異於二弟哉此金若轉歸於它人則不可今為二弟取去如以左手所持付之右手何為未能忘情乎人家一子仕宦一家一族孰不望其庇蔭况同父同母之人哉前輩尚有為義庄者今贍塋田土乃祖先瓶置弟兄皆有分者若恐諸弟不能保守則經官立約花利輪收祭享之餘以助伏臘通天下之成法也若曰我嫡長我仕宦我賢汝庶幼汝白丁汝不賢贍塋祖利由我不由汝則二弟必至紆臂閱牆而後已又祖先田產子孫

不使均霑乃欲捨以入院則張氏之鬼飯矣提幹豈未之思乎群洪郎中請提幹兄弟四人將贍塋田業開具田段坐落畝步產錢專置一簿開載契簿長位拘收別立贍塋閱約並經印押每位各收一本自淳祐五年為始祖課長房先收以後輪流掌管周而復始庶熄爭訟

德興縣董黨訴立繼事

臺牒所謂引詎歸宗以明一本不刊之言也如此則無訟矣惟其訟久未熄合為折衷董黨見逐於母雖以然自始至終止訟其僕未嘗歸怨於其母况嘗為

所養父承重別無不孝破蕩之迹向來之逐之也其
罪其情之可諒一也補中綾紬既作所養父三代今
則進退兩難其情之可諒二也但此事當以恩誼感
動不可以訟求勝帖兩縣請董許二士亦以臺牒及
當職此判請二士更為調護趙氏若能念董黨乃夫
在日所立情然悔悟復收為子則子無履霜在野之
怨母無毀室取子之誚矣蓋見行條今雖有夫亡從
妻之法亦有父在日所立不得遺逐之文趙氏若不
幡然悔悟它日續立者恐未得安穩豈如及今雙立
求絕爭訟保守門戶乎董黨亦宜自去轉懇親戚調

停母氏不可專靠官司

坊市阿張狀述年九十以上乞支給錢絹事

高年之人支給些小錢絹酒米此朝廷曠蕩之澤也
奈何以郡計艱窘之故而廢格上恩乎牒州限一日
取交領申

信州申解胡一飛訴劉惟新與州吏楊俊榮等
合謀誣賴乞取公案赴司

所在頑民平白捏造致死公事以害善良以報仇怨
固亦有之未有民間初無詞狀而自州刑案作勘會
單稱上饒縣石橋鄉三十一都李乙身死至今未申

呈覆為事祀者至於追逮二十餘人累心繫獄既無事實為太守者亦可以少悟姦吏之賣弄而自悔聽訟之不明矣今刑案吏人止杖一百則是太守與刑案為告訐追擾騙挾之宗主此二十餘人者之家已破而生事之人與作過之吏罰不傷其毫毛度虞守之意必以為李乙生死未見分曉之故今李乙已獲在官此事合照不以赦原之法定罪牒東通 追
上楊俊榮決脊杖二十刺配一千里牢城劉惟新勘杖一百折徒編管五百里鄭百九徐千四鄭松年潘千四各杖一百訖申案發下

饒州州院中徐雲二白刎身死事

豪家欲併小民產業必捏造公事以脅取之王叔安規圖徐雲二義男徐辛所買山地為風水遂平空生出斫木盜穀之訟本縣受詞當酌量輕重施行緣有王樞密府一狀便判牒寨究實將緊要人解來赴此則一鄉一境無非當追會之人此乃寨官寨卒之所樂聞而縣吏之所以求其所大欲也長官為民父母何忍下此筆哉知縣所申以為所論乃是犯盜今體究官到地頭王叔安山與徐雲二山既隔涉又地頭却無倉屋斫木盜穀二事皆虛而徐雲二者不堪吏

卒追擾貧家惟有飯鍋亦賣錢以與寨卒計出無悞
自刎而死知縣聞此亦須自悔元判輕易今反自謂
所判甚輕不知當來重判則又當何如殺一不辜非
惟犯先聖暮訓亦非累奉御筆詔書謹刑之意當職
每苦與郡縣爭執勿遣吏卒下鄉屬部多相體者樂
平距本司僅百餘里豈得擅差寨卒下鄉生事王叔
安恃其豪強妄訟首既致人於死徒三年以其為名
家之後索告辦驗朱榮為人家幹人挾勢妄作縣吏
鄧榮舞文妄覆寨卒周發周勝受賕擾民各決脊杖
三十編管五百里朱百四妄辭報說安知其禍之至

此勘杖一百崇文二李華並在其間助虐各杖六十
知縣在任三年亦廉謹無過但此等事累感德害陰
隲亦不少矣帖報今後聽訟更須子細請訖並押下
饒州斷

饒州州院推勘朱超等為趨死程七五事

此獄經涉四年屢勘屢翻當職采之道途之言參之
賢士大夫之說多以為寃連日披閱案牘引上一行
人反覆研究先令朱公輔父子指陳寃狀如謂程七
五自被主家打死毒死詰問服何毒何人打何人見
則不能答又謂程七五若果被踢傷肋當死於地頭

何由能歸其家越兩日而死當職遂取本司大辟公
案被打傷肋十餘項以示之或兩三日而死或八九
日而死或二十餘日而後死况辜限有二十日越兩
日而死無足恠者則又無答又謂初檢兩手拳後檢
拳內有灰以為換屍且檢驗全憑致命痕瘡令肋上
一痕四檢皆同乃以拳內有灰為換屍其說尤謬又
謂程七五母妻不出今追到阿凌阿張其詞與本中
以寧如出一口公輔等語塞已認為真屍矣外間以
為寃獄非也却是疑獄耳蓋治獄者前休寧宰趙師
貧吏也主程七五之訟者程以寧匡醜也大猾也

貧宰明知係朱氏之人踢死却併本中公輔收禁二
家皆饒於財本中怯懦既入囚囹然後為勘係朱起
踢死係公輔喝打州獄所勘不過祖述縣案前提刑
蔡都承察知本中非辜本中雖得清脫而家業已蕩
於獄且為以寧所併吞矣以寧乘危急而收卞莊子
之功貧宰左右望而售伯州犂之手其事畧見於漕臣
按章既而公輔之家訟於內臺改送漕司蔡提刑具
申朝省取回人案未及竟而召諸囚翻異當職委官
別推一路官員之多無敢承當者每奉省劄臺牒部
符催趣常有愧色大凡大辟之罪高下輕重決於證

證人之口向使爭打之時有一行路之人在傍知見
必能實供今州縣獄司止憑一李八然李八者見住
本中之屋為本中之僕犬各吠非其主兩家既為血
讎乃使程氏之人證朱氏之罪此一大可疑也當職
嘗為獄官每以情求情不以筆楚求情初謂饒州羅
司理頗以惺惺委以此獄切切丁寧勿恃筆楚隔得
數日據本官取稟先將公輔小童程六餅吊悶絕用
水灌醒終不肯證其主之喝打及令勘程以寧事不
干己而主訟一節則垂頭喪氣自稱不敢當職察其
情狀惡其酷毒急檄出院不免日詣獄戶自行推問

始喟然而嘆曰鞠獄如羅司理慘矣終不能使一小
童證其主而州縣之獄能使朱起朱社朱六一朱十
八數健夫俯首帖耳聯名證其主之喝打豈非餅吊
筆楚有甚於羅司理者乎在法諸相容隱人不得令
為證而州縣案公然逼僕證主此一大可疑也貪宰
謀糾急於獄成縣上之州州上之憲惟恐斷之不逮
而不暇盡兩造之情自來大辟必有體究狀在檢驗
格目之前今有檢驗而無體究令尉各吞其餌終於
不體究而止此一大可疑也自來罪囚例須押款今
公輔在縣獄供款每自書姓名之下必草書一屈字

證人之口向使爭打之時有一行路之人在傍知見必能實供今州縣獄司止憑一李八然李八者見住本中之屋為本中之僕犬各吠非其主兩家既為血讎乃使程氏之人證朱氏之罪此一大可疑也當職嘗為獄官每以情求情不以筆楚求情初謂饒州羅司理頗以惺惺委以此獄切切丁寧勿恃筆楚隔得數日據本官取稟先將公輔小童程六餅吊悶絕用水灌醒終不肯證其主之喝打及令勘程以寧事不干己而主訟一節則垂頭喪氣自稱不敢當職察其情狀惡其酷毒急撥出院不免日詣獄戶自行推問

始喟然而嘆曰鞠獄如羅司理慘矣終不能使一小童證其主而州縣之獄能使朱起朱社朱六一朱十八數健夫俯首帖耳聯名證其主之喝打豈非餅吊筆楚有甚於羅司理者乎在法諸相容隱人不得令為證而州縣案公然逼僕證主此一大可疑也貪宰課糾急於獄成縣上之州州上之憲惟恐斲之不速而不暇盡兩造之情自來大辟必有體究狀在檢驗格目之前今有檢驗而無體究令尉各吞其餌終於不體究而止此一大可疑也自來罪囚例須押款今公輔在縣獄供款每自書姓名之下必草書一屈字

準花押州獄供款則姓名之下楷書一屈字準花押
大者如折二錢是公輔在州縣獄雖認喝打而未嘗
不審異也何待結錄而後審異哉官吏急於獄成遂
鹿而不見山提刑司亦只見錄本所以蔡提刑信為
獄成當職初亦信之今索到州縣獄款蘭亭真本然
後知獄未嘗成囚未嘗受自始至終若官若吏類為
物所使者此一大可疑也平心論之程七五李八為
本主程本中差使來朱十八家取課錢朱十八留二
人飲皆醉卧不去又謔其妻孥曲在程李矣朱十八
所住公輔之屋也公輔行過適見令群僕趕二人并

朱十八出外欲鎖其門因此爭打李八先出故傷輕
程七五不肯出故傷重二十六日被打二十七日歸
家二十八日身死當時別無外證若使李八真見公
輔喝打猶當以偏詞曲證為疑今李八自始至終只
言被朱超等趕打而出落在門前坎水中聞得程七
五叫打殺人然則聞也非見也此時李八酒猶未醒
醉人之語又足憑乎果使真聞其聲佐也非證也此
又一大可疑也引上朱超等再三鞫問據其供吐肋
上之傷委是朱超用脚踢傷而公輔則稱羣小爭鬪
之際實曾喝令不得相打州縣獄不容實供所以審

準花押州獄供款則姓名之下楷書一屈字準花押
大者如折二錢是公輔在州縣獄雖認喝打而未嘗
不審異也何待結錄而後審異哉官吏急於獄成遂
鹿而不見山提刑司亦只見錄本所以蔡提刑信為
獄成當職初亦信之今索到州縣獄款蘭亭真本然
後知獄未嘗成囚未嘗伏自始至終若官若吏類為
物所使者此一大可疑也平心論之程七五李八為
本主程本中差使來朱十八家取課錢朱十八留二
人飲皆醉卧不去又謔其妻孥曲在程李矣朱十八
所住公輔之屋也公輔行過適見令群僕趕二人并

朱十八出外欲鎖其門因此爭打李八先出故傷輕
程七五不肯出故傷重二十六日被打二十七日歸
家二十八日身死當時別無外證若使李八真見公
輔喝打猶當以偏詞曲證為疑今李八自始至終只
言被朱超等趕打而出落在門前坎水中聞得程七
五叫打殺人然則聞也非見也此時李八酒猶未醒
醉人之語又足憑乎果使真聞其聲佐也非證也此
又一大可疑也引上朱超等再三鞫問據其供吐肋
上之傷委是朱超用脚踢傷而公輔則稱羣小爭鬪
之際實曾喝令不得相打州縣獄不容實供所以審

訴必欲至近上司官然後吐實此雖主僕一套之詞然既無端的證佐則其言亦不容盡廢今若欲李八證公輔之不喝打欲朱起等證公輔之喝打不過於木索加功一日可以成獄却恐非公朝謹刑及聖上付耳目於憲臣之意竊謂殺人無證法有刑名疑慮之條經有罪疑惟輕之訓况去歲夏秋亢旱今春日食三奉減降之詔又經明堂赦宥內三項皆有鬪殺情輕者減一等之文若朱起打殺公輔喝打證佐明白不過是鬪殺之情輕者一減為流再減為徒三減為杖四減成赦除之雖律文死罪減至徒而止然為

有證而情重者設非為無證而情輕者設也當職忝任平反之寄當奉赦條從事朱起斃人於一踢已行招認雖已赦免然死者不可復生決者杖十五刺配本城以謝死者朱社朱六一條同打人照赦原罪朱汶監倉不平之鳴雖切訟寃之詞多虛然父子至情有足諒者本中因護地客家業盡為以寧吞併終始墮其術中可謂愚人併干連人朱十八程六童見人李八血屬三名並放公輔祖為太守父為命官不自愛重羣小醉闕輒入鬧籃身貫木索辱及門戶其不死於州縣之獄而累該赦降亦云幸矣所謂喝打一則

無證二則不伏既不可用深文而定罪名亦不可援德音而盡清脫以寧擁不貲之富捺不仁之術大為閭里患苦環四境之人聞其姓名如毒蛇驚豎近則噬人如瘟神太歲觸之立有凶禍郡縣小官受其服役吏卒供其輿隸當職備聞之日久矣姑以此事言之被打死者本中之僕也以寧之與本中別籍異財又非同居奮臂磨牙主宰此訟公輔之家每狀必訟以寧行巨賂當職謂死者小民自有血屬安得巨賂初不之信見之前後書判未幾以寧果抹過州縣監司薦經內臺陳詞謂之不主訟可乎兼此獄始委羅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三

書判

江東泉司

饒州司理院申張惜兒自縊身死事

大辟公事合是的親血屬有詞張惜兒之死張子九其父也阿楊其母也張子十其叔也此三人自始至終無詞而事不干己之人王百七王大三輒經縣以為死有冤濫本縣察見已將兩名勘下杖責有張世行者輒經州經本司告許弟婦姜氏閨門陰私以致惜兒冤死當臧今畫宗支見得世行與姜氏夫服紀甚疎却而不行不謂本州已有委官體究之判縣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三

書判

江東泉司

饒州司理院申張惜兒自縊身死事

大辟公事合是的親血屬有詞張惜兒之死張千九其父也阿楊其母也張千十其叔也此三人自始至終無詞而事不干已之人王百七王大三輒經縣以為死有冤濫本縣察見已將兩名勘下投責有張世行者輒經州經本司告許弟婦姜氏閨門陰私以致惜兒冤死當職今畫宗支見得世行與姜氏夫服紀甚疎却而不行不謂本州已有委官體究之判縣尉

緩得此事以為奇貨牽聯枝蔓必欲造成一段公事當職引上張千九面問據稱其女實以病風妄罵於初三日主母姜氏喚阿揚教誨阿揚用柴條打惜兒兩下至初五日張千九張千十各在姜氏家見惜兒發熟妄語其父黃粥未熟惜兒忽於厠屋自縊親莫親於父子再三審詰其詞堅確如此女使妄罵主母呼其母訓責此亦人之常情及其自縊則有出於人意表在姜氏未見有可論之罪本州雖判體究知縣執申可也縣尉據實事回申亦可也今撰造公事人各端坐于家而姜氏一家俱就囹圄惜兒父母亦遭

係累外人反為血屬血屬反拘官司愚世置司之所獄事不得其平如此則耳目何以及遠哉飛伯圭因立嗣之怨欲覆叔母之家張世行亦疎族王百七王大三以外人而白撰大辟之獄帖縣并巡尉專人解來一日姜氏添福張千九劉紗雲乙並放吳夔出入孤兒寡婦之家略無瓜李之嫌又與其婢探梅有姦各照減降首揮勘杖八十令吳夔責狀今後更登張氏之門定行追劄編管縣尉昨對移鈔山縣誤勘大辟公事以平人為凶身已免按劾今茲所為如此帖問仍閣俸牒州今後此等詞狀非的親血屬勿受違

緩得此事以為奇貨牽聯枝蔓必欲造成一段公事
當職引上張千九面問據稱其女實以病風妄罵於
初三日主母姜氏喚阿揚教誨阿揚用柴條打惜兒
兩下至初五日張千九張千十各在姜氏家見惜兒
發熱妄語其父黃粥未熟惜兒忽於厠屋自縊親莫
親於父子再三審詰其詞堅確如此女使妄罵主母
呼其母訓責此亦人之常情及其自縊則有出於人
意表在姜氏未見有可論之罪本州雖判體究知縣
執申可也縣尉據實事回申亦可也今撰造公事人
各端坐于家而姜氏一家俱就囹圄惜兒父母亦遭

係累外人反為血屬血屬反拘官司愚臣置司之所
獄事不得其平如此則耳目何以及遠哉張伯圭因
立嗣之怨欲覆叔母之家張世行亦疎族王百七王
大三以外人而白撰大辟之獄帖縣并巡尉專人解
來一日姜氏添福張千九劉鈔雲乙並放吳夔出入
孤兒寡婦之家略無瓜李之嫌又與其婢探梅有姦
各照減降首揮勘杖八十令吳夔責狀今後更登張
氏之門定行追斷編管縣尉昨對移鈔山縣誤勘大
辟公事以平人為凶身已免按劾今茲所為如此帖
問仍閣俸牒州今後此等詞狀非的親血屬勿受違

進都吏推司累日不申入門款帖司理勘杖一百斷
訖申

建昌縣鄧不為訴吳千二等行劫及阿高訴夫
陳三五身死事

以獄案考之軍縣初勘李保同火共盜蓋甚分明只
因移獄建康慮囚官引問始有李保不入火之說頑
囚久禁苟欲審異何患無詞此不過引上衆証立談
可定然此獄所以難決者以陳三五周四四二人之
死未明故也今詳案牘羣盜行劫之時皆在陳三五
店內分贓之際又在陳三五屋後案內亦有引入行

劫之供窩藏指引罪名不輕此等人執而歸之有司
罪何所逃今鄧不為乃私下捉去扛縛困篤然後解
官未及縣門而斃被劫主打縛窩家情理本有可察以
已經赦亦若無甚刑名而鄧不為於被劫一日陳三
五已死半月之後旋興周四四身死之訟則是為蛇
添足其意欲以一僕之死加諸賊之罪且欲自出脫
打縛陳三五致死之刑名然賊罪卒不能加而自於
罪上添罪可謂拙謀矣方周四四之開檢也其血屬
伏墓欄檢使果負冤何為而然後來雖檢出痕瘡外
議皆謂鄧氏家饒於財初檢聚檢官吏受賂今若追

一行官吏推鞠則鄧氏被劫之憤未伸反為僕死所累官司勘賊之外又興殺人之獄株連枝蔓何時而已當職以為陳三五有取死之道周四四無可疑之冤合以此兩句蔽兩屍致死之由以赦文定吳千二等強盜與鄧不偽殺人之罪以周四一之欄檢情節定周四四身死之非冤及以獄案定陳三五之有以取死則此獄可得而決矣帥司發回此獄以為新檢法明習法理請檢法詳閱元案并蔡大卿趙制置當職所判參酌擬呈續據檢法官書擬呈再奉判強盜贓滿死罪也殺也拘執不拒捍之人亦死罪也鄧不

偽始以被劫之憤欲致賊人於死安知失手殺人自陷於死哉檢法原情定罪引律援赦纖悉詳備別無未盡鄧不偽亦幸而遇赦耳否則與賊皆當論一朝之忿豈可不深戒乎吳千二李保各免杖脊內吳千二刺面配二千里李保配一千里鄧不偽等並照赦原罪但江湖間強劫縱橫目今諸處見捕劫賊未嘗一件敗獲而吳千二等罰不傷其毫毛向後必是覆出為惡刺訖吳千二押下饒州李保押下南康軍並土牢拘瑯鄧不偽家被劫有官司在而毆殺就捕之人又一僕之死不明又行賂檢驗官吏罪雖該赦亦

合遠徒以其被劫之主姑與編管鄰州少謝死者此事惟覆檢官定同四四為縊死差得其實聚檢官南宮靖一已遭除勒初檢官俞縣尉首先檢驗失實雖已脫去行下本軍追廳吏丞吏等人根勘取受申仍先備申省部御史臺并牒報帥司

鄱陽縣申勘餘干縣許珪為毆叔及妄訴弟婦墮胎驚死弟許十八事

阿閔所墮之胎月數已滿非驚墮也許十八自以病死非驚死也有隣有證一一分明許珪為人之姪輒將弟婦墮胎妄論叔父許三傑又敢將自死之弟重

疊誣執叔父又敢將叔父毆打驗傷有夫物痕見之燥案又扛許十八屍首入叔父房打碎叔父門窓戶扇什物之屬又將屍首扛入叔家壽木之內許三傑父子不堪其擾煮湯潑出致傷許珪母阿姜頭面原情定罪許珪不可勝誅况撰造致死公事騙挾平人尚不可恕今乃騙挾叔父此何理哉許珪妄以弟及弟婦致死誣人自合反坐兼毆傷叔父合於徒三年上加一等雖已經赦而赦後妄訟不已本合斷配緣許珪之父日新自始至終不曾出官可見猶有愛弟之意但不能教訓悖逆之子耳今若將許珪斷配則

許三傑與兄日新同居共門出入兄弟自此何以相見然此等凶惡之人亦不可恕許珪勘下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枷項押下本縣限十日監賠壽木一具并修整打壞門窗戶扇什物還許三傑取領狀申切待為減罪名如恃頑不伏賠還解未引斷押發許三傑潑傷兄嫂照赦勿論直司部決民訟不論道理以為黑以曲為直有如此者書擬官奪俸一月追吏人問

饒州院申潛彛招桂節夫周氏阿劉訴占產事

置買產業皆須憑上手干照潛彛所買桂仔貴荒田

契內明言文約被兄藏仇後來仔貴備錢贖回則是
以贖回干照為據矣及以贖回之契考之則地名青
石橋也荒地也賣與潛彛者地名鐵爐塘也田也
步坐落東西南北四至並無一同蓋青石橋地契係
別項廢干照鐵爐塘田契乃鑿空架虛不可行用之
物桂節夫所執砧基兩葉以節夫姪景顏家書傍批
可見桂氏族入自以同祖荒山推巽人情法意之所
可行且於潛彛何預今乃撰造淳祐三年買仔貴田
契以梗節夫使之不得蓋兄此何理哉錄潛彛父子
嫌其銅臭假儒衣冠平時宛轉求乞賢士大夫詩文

文其武斷豪強之跡前後騙人田產巧取強奪不可
勝計前提刑趙中書任內拒追年歲卒致漏網然趙
書刑之書判案牘具存如挾取周氏阿劉孤兒寡嬪
之業已經官司定奪尚執契書不肯還人及送有司
鞠實僅還兩契猶有退不盡者當職所至未嘗罪及
士人然潛爨倚赦拒追三兩月而後出其守執違法
契字不伏費出皆在赦後士行如此若使向來所贈
詩文之賢士大夫為監司為太守亦當痛治况已納
粟為小使臣輒作潛監酒戶輒用幹人越經內臺可
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本合勘斷枷項押下本縣號

令但已與引赦免斷所買無上手不可行用契二紙
拘毀入案挂節夫照砧基管業放仍榜貴溪縣市

鄱陽縣東尉檢校周丙家財產事

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遺腹之男
亦男也周丙身後財產合作三分遺腹子得二分細
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合法意李應龍為人子婿
妻家見有孤子更不顧條法不恤幼孤輒將妻父膏
腴田產與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標撥天下豈有女
婿中分妻家財產之理哉縣尉所引張垂崖三分與
婿故事即見行條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東尉

行林錄卷之六
上周一戶下一宗田園干照并浮財帳目將硯朕美
惡匹配作三分喚上合分人當廳拈閹僉廳先索李
應龍一宗違法干照毀扶附案

鈐山縣禁勘裴五四等為賴信溺死事

致死公事至檢驗而止檢驗有疑至聚檢而止賴信
身死據聚檢官所申痕瘡惟左眉一擦痕兩膝各有
一磕痕兩手十指指甲俱碎驗是溺水身死一船二
三百人不能泅者皆不死而兩渡子獨溺死可見平
日稔惡鬼得而誅此去年三月二十七日事也其日
都保并買撲人與地分各不曾申亦無血屬之詞却

係本縣自行舉覺然單內明言渡子不量渡船力勝
只要乞取燒香客人錢攬載既多船遂平沉亦足以
見兩渡子身死之由賴進者乃死人賴信之父自厥
子溺死了無一字經縣經隔一月至四月二十三日
始經州行下而披蔓之獄興矣騷擾本縣之人可也
又擾及隣境之人將及一年賴進之訟愈健縣吏之
許愈行始則謂班子用石拋打賴信下水繼又謂
裴丙用拳打賴四左眉以聚檢格目考之拳痕擦痕
要自不同豈可捏合遷就以擦為拳當職白首州縣
見此等事多矣賴信溺死分明賴進受役勢家買撲

人渡交通縣吏妄于子死一月之後旋生枉死情節致興大獄知縣明不能察受教於吏本司隔遠止憑血屬偏詞當職若非親履兩縣亦未知上件曲折賴進從輕勘杖一百編管五百里一行人並放榜縣門推吏送饒州根勘帖問知縣及檢驗官失實之罪

饒州司理院申勘到徽州都吏潘宗道違法交

易事

身為本州都吏違法強買同分人見爭田產罪一也挾都吏之勢號令歛縣官吏曲斷公事罪二也本司先勒令分析再行下詰責有追上決配之文意欲使

之退田還人免致奈煩而公然占吞陽為責退之辭陰行謀筭之計致使詞人哓哓不已罪三也為勢家望青斫木患苦鄉里罪四也被追久而不出罪五也免盡情根勘從輕次脊杖十五配徽州牢城

饒州州院申勘南康衛軍前都吏樊銓冒受爵

命事

樊銓為都吏日將本軍已申朝廷樁下修城見錢叁萬貫妄以賑荒為辭將錢變為會會變為米既而曰米曰會皆羽化不存遂使前人之樁積一空本郡之緩急無備朝廷發下進武校尉綾紙與人抽括眾人

各出錢物樊銓輒為暗闖稱是自己拈得所積不義之財既富遂有仕宦之想徑將綾紙三部公部作進士書填且冒注吉州安福稅監赴任攝職冒請俸祿其居鄉自稱稅院轎馬出入前呵後殿恣為威風置買膏腴跨連隣境庄田園圃士大夫有所不如生放課錢令部曲擒捉欠債之人綑吊拷訊過於官法當職引上被傷之人當廳驗視追送縣獄又以財力買囑官吏欲反坐詞人以罪名以一吏之微盜用府庫錢物冒受朝廷爵命憑恃豪富侵削貧弱一郡之巨蠹也聞其志得意滿侍妾悉皆道裝陰設鉤致之術

濁亂衣冠之家千名犯分闔郡切齒擢髮不足數罪今且以本是胥吏而冒稱進士冒受進武綾紙監稅省劄從條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州軍牢城牒饒州只令取上引斷押發仍將冒受綾紙省劄繳申朝省乞行毀扶估到家業催申帳目候到撥付本軍為今歲棟荒之備仍榜本軍

建昌縣劉氏訴立嗣事

田縣丞有二子曰世光登仕抱養之子也曰珍珍親生之子也縣丞身後財產合作兩分均分世光死而無子却有二女尚幼通仕者丞公之親弟珍珍其猶

子二女其姪孫男方卅角女方孩提通仕當教誨孫姪當拊恤二女當公心為世光立嗣今恤孫之誼無聞謀產之念太切首以己子世德為世光之後而撰藏世光遺囑二紙以為執手世俗以弟為子固亦有之必須宗族無間言而後可今爭訟累年若不早知悔悟則此遺囑二紙止合付之一抔何者國家無此等條法使世光見存經官以世德為子官司亦不過令別求昭穆相當之人況不繇族衆不經官司之遺囑乎通仕所以不顧條令必欲行其胃臆者不過以縣丞與世光皆不娶而姪與姪孫皆幼孩可得而欺

之耳在法諸戶絕人所生母同居者財產並聽為主同居者且如此况劉氏者珍珍之生母也秋菊者二女之生母也母子皆存財產合聽為主通仕豈得以立嗣為由而入頭干預乎度通仕之意欲以一子中分縣丞之業此大不然攷之令文諸戶絕財產盡給在室諸女又云諸已絕而立繼絕子孫於絕戶財產若止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戶四分之一給之然則世光一房若不立嗣官司盡將世光應分財產給其二女有何不可通仕有何說可以爭乎若劉氏秋菊與其所生兒女肯以世德為世光之子亦止合得世光

全戶四分之一通仕雖欲全得一分可乎往往通仕亦未曉法為人所誤此通仕之謬也劉氏自丞公在時已掌家事雖非禮婚然憑恃主君恩寵視秋菊輩如妾媵然觀其前後經官之詞皆以丞妻自處而絕口不言世光二女見存知有自出之珍珍而不知有秋菊所生之二女所以蔡提刑有產業聽劉氏為主之判而當職初覽劉氏狀所判亦然是欲併世光一分歸之珍珍此劉氏之謬也通仕劉氏皆緣不曉理法為囚牙訟師之所鼓扇而不自知其為背理傷道當職反覆此事因見田氏尊長鈴轄家書數紙亦以

昭穆不相當為疑又云族中皆無可立之人可憐可憐又云登仕與珍郎自是兩分又云登仕二女使誰擡舉又云劉氏後生婦女今被鼓動出官浮財用盡必是賣產一男二女斷然流下又云老來厭聞骨肉無義爭訟須與族人和議書中言語無非切責通仕而通仕不悟乃執此書以為證驗豈通仕亦不識文理耶當職今亦未欲遽繩通仕以法如願依絕戶子得四分之一條令可當廳責狀待委官勸諭田族并劉氏秋菊母子照前日和議姑以世德奉世光香火得四分之一而以四分之三與世光二女方合法意

若更紛拏止得引用盡給在室女之文全給與二女矣此立嗣一節也劉氏丞之側室秋菊登仕之女使昔也行有尊卑人有粗細愛有等差今丞與登仕皆已矣止是兩箇所生母耳盡以縣丞全業付劉氏二女長大必又興訟劉氏何以自明兼目下置秋菊於何地母子無相離之理秋菊之於二女亦猶劉氏之於珍郎也人情豈相遠哉縣丞財產合從條令檢校一番所為二分所生母與所生子女各聽為主內世光二女且給四之三但兒女各幼不許所生母典賣候檢校到日備榜禁約違法交易之人案呈本軍見

任官選委一員奉行尋具呈再奉判表司理居官公平委本官喚上田族尊長判屬頗有私意干請理可以義理曉之與通仕夫婦劉氏珍郎并秋菊二女當官勸諭本宗既無可立之人若將世光一分財產盡給二女則世光不祀矣通仕初間未曉條法欲以一子而永世光全分之業所以劉氏不平而爭今既知條法在室諸女得四分之三而繼絕男止得四分之一情願依此條分析在劉氏珍郎與秋菊二女亦合存四分之一為登仕香火之奉取聯書對定狀申大凡人家尊長所以心忿者則欲家門安靜骨肉無爭官司則欲民間和

睦風俗淳厚教唆詞訟之人則欲蕩析別人財產離
間別人之骨肉以求其所大欲通仕名在仕版豈可不
體尊長之教誨官司之勸諭而忍以父祖之門戶親
兄之財產履足因牙訟師無窮之谿壑哉案錄當職
前後所判三本一付通仕兩付表司理喚上劉氏珍
郎及秋菊母子各給一本所有檢校一節司理獄官
不可至外縣帖都昌王縣尉赴司理廳共議一定之
說前去檢校申如此區處劉氏必又與秋菊有爭婦
人無知但云我是丞妻汝是登仕之婢而不自知其
身之亦妾也在法惟一母所生之子不許標檢今珍

郎劉氏所出二女秋菊所出既非一母自合照法標
檢以息日後之訟再據劉氏訴立嗣事奉判前此所
判未知劉氏亦有二女此二女既是縣丞親女使登
仕尚存合與珍郎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今登仕
既死止得依諸子均分之法縣丞二女合與珍郎共
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給二女登
仕二女合與所立之子共承登仕之分男子係死後
所立合以四分之三給二女以一分與所立之子如
此區處方合法意但劉氏必謂登仕二女所分反多
於二姑兼登仕見未安墓所有秋菊二女照二姑例

各得一分於內以一分充登仕安葬之費庶幾事體均一通仕者既欲以子繼登仕之後當拊恤劉氏秋菊母子當避嫌不得干預縣丞位下之事劉氏秋菊亦宜念通仕是縣丞親弟所分之業僅得八分之二與其立疎族不若立近親帖司理勸諭通仕使責狀在官除立嗣子上分之外不得干預元位財穀仍責諸幹佃知委狀申日前欺主侵盜之罪姑照減降旨揮並免追究再犯追上重作施行併帖司理王縣尉將縣丞財產內珍郎與二妹作三分登仕一分各均分分拆申準判當職雖如此書判尚恐教唆者煽動

劉氏欲為二女求添綠縣丞身後浮財籠篋皆是劉氏收管即不在檢校分張之數劉氏若果念縣丞篤愛兒女自當以此浮財貼助男女婚嫁比之登仕位下止得田產而並不得浮財已不勝其多矣併將司理勸諭呈押據帖再奉判據劉氏詞縣丞有二子二女除長子登仕係長子已身故外見存一子珍郎及二女皆劉氏所出外以法言之合將縣丞浮財田產並作三大分均分登仕珍郎各得一分二女共得一分但縣丞一生浮財籠篋既是劉氏收掌若官司逐一根索檢校恐劉氏母子不肯賣出兩訟紛拏必

至破家而後已所以今來所斷止用諸子均分之法而浮財一項並不在檢校分張之數可以保家息訟會廳更開諭劉氏取願狀呈尋責據劉氏供狀呈奉判以法論之則劉氏一子二女合得田產三分之二今止對分餘以浮財准折可謂極天下之公平矣帖司理照所判奉行劉氏乃父之側室秋菊乃子之女使珍郎與二女乃叔行也姑行也秋菊所生之二女姪行也自是合有分別除浮財外所有田宅並照今來所判檢校分析申併帖王縣尉照應續據劉氏等訴家產事奉判此事當職累判千百言可謂明白訪聞

所委官裴司理母妻之家皆在都昌意有牽掣遂使已明白之事尚未予決牒新知郡索一宗案卷子細披閱別委無干礙清孤官照元判監劉氏等分析申十日續據都昌王縣尉申品搭分析田縣丞田宅財產事奉判田氏田產本司已請都昌縣尉就本司分作八分牒軍喚劉氏母子并秋菊同赴本司拈闔均分所有田通仕欲以子世德繼登仕之後昭穆不順本不應立以其係親房姑令繼絕仰本軍喚田世德與本生父通仕前來拈闔如不肯來徑將此一分縣畫給諸女條法行悔之無及仍從本軍取通仕願狀

申併帖司理照應牒內再奉判如各人願就本軍拈
閻分析請備詞申續據田柏年狀昨與阿劉至爭亡
姪立嗣奉判田通仕執留登仕喪柩在家以為欺騙
孤幼占據產業之地此何理哉今生者各已有分析
惟登仕喪柩合為理會東尉喚上劉氏秋菊就兩位
兒女衆財之內截撥一項錢物為登仕葬送之費切
待行下軍縣責令族衆如法營辦通仕不得干預所
有劉氏秋菊兩分母子自要相依而居於通仕者何
干預兼通仕之子本不得立所有見撥一分產業行
下本縣拘留候登仕葬訖劉氏秋菊并兒女各安居

訖通仕別無窺圖方得以其子承此一分繼據甲頭
雷先幹人余德裕狀催訴上件事奉判此事甚不難
決而淹延數月田制屬死於旅邸余德裕又以疾告
使提刑司有累月不決之訟亦本司之恥也人案並
押下羅司理照已行監分析申五日余德裕係幹人
本非家長豈有官司不為予出却使幹人宰制主家
之理請司理詳前後所判介意早為分析申續據羅
司理解到分析關書共八本赴司乞印押責付各人
請令奉判令各人領訖食廳對定此一節呈如劉
氏秋菊母子與通仕和允已定仰責狀人案却將田

允勲一分闕書併行給付如未對定合候葬訖經本司請給食廳尋責據劉氏秋菊等與田通仕和允供狀會廳官書擬呈奉判行仍牒軍更請照本司已行催建昌縣趣了葬事訖申

都昌縣申汪俊達孫汪公禮訴產事

俊達既無親的子孫則當來賣田骨以葬三喪乃死者之幸也公禮既是俊達死後過房為孫所賣田骨係為乃祖掩骸又何訟為照蔡提刑已判行

貴溪縣續到進士翁雷龍公劄訴熊大乙將父死尤翰事

以雷龍公劄比前日狀詞筆迹濃淡真草縱橫微有不同然其實一手所書兼雷龍前日經縣分析之詞無非謠佞知縣今來公劄又欲挾朝貴以臨監司孰謂公之門而出若而人哉見識如此當職深為之羞愧合本合追治以昔人察見淵魚為戒姑寢勿問帖請知縣勸諭今後不宜如此勿俾小人之計得行樂平縣汪茂元等互訴立繼事

死者有死有女豈有四世再從兄弟欲以其子雙立之理提刑司不比樂平縣汪伯仁押下司理院勘問假寫除附公據及過房書帖之人如實供當與闊略

或更隱諱加勘及讀判汪伯仁不到奉判此必是本
司見役公人有與之相為表裏者楊季和且勘下杖
一百今後呈覆書擬公事兩詞人並仰押在廳前聽
候書判如已判而無人可讀示也定將當行人送鄰
州勘取諸吏知委

續彙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年間之
所作也余少喜章句既任此事都廢數佐人幕府
歷守宰庾漕亦兩陳臬事每念歐公夷陵閱舊牘
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必字字對越乃敢下筆未
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決滯訟疑獄多矣性懶奴

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冊江東三大冊然縣案不過
民間雜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判稍緊切者為二
卷附於續彙之後昔曾南豐元豐類彙五十卷續
彙四十卷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
糶米斗斛戶口福建調兵尺籍負數條分件例如
甲乙帳微而使院行遣呈覆之類皆著於編豈非
儒學吏事粗言細語同一機核有不可得而廢歟
姑存之以示子孫開慶改元上巳日克莊題

林氏贈令人

父彌正 朝議大夫吏部侍郎累贈少師

妣方氏贈魯國夫人

林氏 魏國夫人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後村先生劉公卒年八十三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室後俄而公逝莆之士大夫皆揮淚以相吊有方斂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殯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盡哀又數日則泉南之南閩北之北帛嘒往來交馳於道又數月則四方交舊與

凡得銘得序得跋得詩之友不遠千百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蓋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後進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者舊後乎者傑之士亦莫不退避而推先卒至見知於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公雖得名得壽得祿而愛公者猶以用公未盡為恨是豈私所好耶吁若公者可謂千載之士矣公諱克莊字潛夫世為莆田人自大父著正字崢嶸艾軒之門聲振乾淳間已蔚然為文章家矣公生有

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為文不屬蒙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場士至今誦之嘉定己巳以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初調靖安簿帥漕爭榷置幕下潔齋袁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重俄丁少帥憂終制注福州右理曹改差真州錄參菊坡崔公帥維揚因公白事喜曰吾於閩得二士君與子華也銳欲致公會李公珏建閩金陵辟沿江制司準遣一時幕府諸賢自勉齋黃公而下皆相敬愛因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薦資格猶欠一考八桂胡公槻以經司準遣辟公辭不就魏國力

勉之八桂住山水胡與公倡酬幾成集外帥權重不輕錢客公入京進卷胡公飲別榕臺人以為前此未有也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於學宮庭無留訟邑用有年增糴賑糶倉二十斛大書其門曰聊為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績心燈西山真公記之更翔西齋北山陳公篆其扁為賦于為于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激怒當國幾得譴安晚鄭公時在瑣闥力為辨釋以免終更

後村先生大全集
綠旗蔽路送者踰數十里比聞公喪猶有重趺來哭者得倅潮陽趙至道猶以朝詠謗訕彈之毒由梁李也刑寺下所屬究實公若不聞邑丞虞德羔素貪昧以妨士民公論上府漕使陳公汝壯之昇以京削主管仙都觀俄通判吉州端平改紀安晚當國甲午春有旨都堂審察西山帥閔以機幕辟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之官公迎魏國之官魏國自膺少師不出戶者二紀矣西山知公吏才高府事一切委之平齋洪公遷西掖奏公自代安晚曰中書眼高西山以戶書召公援例求退詔以近簿供職公奉魏國還里踰月

獨入京九月除宗正簿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為卿游二公間以文字相得懽甚西山夢奠乞假會葬不許乙未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未幾鄭喬並相公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非公也因私天位遂踈同氣因踈同氣遂失家道非公也大臣憂謫畏譏而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而動魚羹之興非輕歟或以匹夫橫議而改政或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歟次篇言柄臣壞朝綱開邊釁遂成殘賊貪饕僥倖之俗

後村先生文集
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並 陛下遂疑君子而
思小人曾肇有言上意漸變臣思此語可謂寒心願
陛堅凝初意無使宵小輩動搖正論則天下幸甚貼
黃言荅川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
雖復其爵未雪其寃皆人所難言也公於上前奏讀
王音所問隨事隨答或言陛下向待柄臣太重今待
柄臣太輕當更化之初奄嬖屏息近因軍卒小警此
曹頗得干預陛下若聽用之天下事去矣或言陛下
之於濟王本不如此只是臺諫給舍一等小人遂
一段施行當治其罪以滌此謗繼絕一事

國本既定決不容已或言向也權柄下移陛下欲除
一吏不可得今從官宰相皆自聖擢向者近臣惟真
德秀魏了翁小臣惟蔣重珍陳 與故相異論今

人人得攻大臣議朝政此皆更化美事又言弓旌所
招近稍稍引去蔣重珍既去位洪咨夔又引疾如此
則諸賢漸去別換一副黨人來矣上曰無人任事公
言今日如人久病况痼已深用君子如服參苓雖無
近效猶有生全之理用小人如服烏喙一劑喪生矣
殿上下之人皆謂公小官初召對音吐琅琅從容如
許廊廟器也疏出鶴山魏公果山游公實齋王公南

塘平齋時皆在朝擊節不已實齋因奏疏有曰兼旬之間嘉謀迭進有裨聖學蓋為公與杜立齋王臞軒發也狂譴入寇朝議以元樞曾公建督曾辟竹湖李公與公參議不果行丙申左府語洩有錫第表郎之傳鶴相與泳疑其過已遂以吳昌裔疏罷御史舍人弟也主管玉局觀尋除漳州殺齋鄭公言於朝謂去非其罪丁酉改知袁州有旨趣行公在郡一以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賢為先務因寬得衆郡以最聞殿中蔣御史公同舍郎也因火災倡邪說為學舍所詆知鐵庵方公前在諫垣言濟邸事太切天意不

怡遂以公與鐵庵臞軒同疏皆嘗言故王者三公居同里既歸相與賦咏無虛日時以同傳為榮俄主雲臺觀文清亭相皆國擢公江西提舉改廣東提舉公不以入嶺為難道出潮惠謁昌黎祠訪坡公舊迹庚子元日始至以嬰孺視民以水玉師察屬歲計羨而商征寬民夷安之八月陞漕文清堯史獨相經理兩淮屯田敦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闕邊儲急為區畫既應令而民不知役時表謝有曰每於吏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指此以諷也識者誦味之留粵兩年更攝帥舶俸給例卷皆却不受買田二百

欽以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南人刻石紀之辛丑令
赴行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其召
命主管崇禧觀癸卯元日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
疏罷仍舊職天禧甲辰秋杜與范同相除江東提舉
一意訪求民瘼澤物洗冤劾廣信貪守黥南康黥胥
皆有與援者公論稱快十一月除將作監未幾改直
華文閣范質忌公因託言歲旱民饑艱於擇代沮其
入也范去游獨當國與參與抑齋妻公以公薦丙午
四月令赴行在奏事時方禱雨公雖治任而極飢雪
枉備極焦勞留至七月乞謁告省親不許道除大府

少卿八月望之脩門二十三日西對三劄首言委任
之失二其一曰嵩之以借助滅殘金為戰以厚幣奉
侷蓋為和以清野感國為守三者非長徒尚智術豈
堪倚仗若非天去其疾它日必貽朝廷之憂其二曰
昔者不擇其人而任之太專今也雖擇其人而不授
以柄但調護使之勿言宣諭使之奉詔又言謨謀之
悞二其一曰大臣有俞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功同列
有不說之漸而無酸假之和易一邊聞淹久而後決
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柔維翰一日易十節度郭子
儀朝聞命夕就道視今何如也其二曰廟謨睽異邪

黨柳榆殆幾反戈以自攻不憂探穴之覆出劉摯主
調停而幾覆族曾韓爭大柄而卒相京追思可畏也
陛下雖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臣聞桓
温唾謂王衍諸人自許豪傑符堅笑之語及謝安則
以為江左偉人秦檜嘗言諸人但當啖飯觀吾致太
乎而兀术將死乃以張浚尚存為憂安之握兵初不
如温浚之挾虜初不如檜而二首皆慢彼畏此今陛
下託國將求如温如檜者乎抑求如安如浚者乎次
言善類之合莫盛於本朝言路之通莫盛於本朝祖
宗以來甘其苦言養其真氣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

思之者有始忤而終合者有自常調而處以清要者
今陛下上法祖宗待群臣至厚記憶所及收採不遺
恐其間尚有迹遠而孤位卑而滯者其人昔尚盛年
今已暮景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使善類常合言
路常通其意蓋以言故王者收召未盡也讀至迹遠
位卑處上問為誰公曰從臣如王遂徐清叟方大琮
庶僚如湯中潘昉不幸已歿存者如黃自然王萬自
然近已向用餘人皆年齒已高願陛下收錄之三言
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為最急貼黃以親老求
歸養玉音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即盼錫第之命仍

責修纂公退見果山坐未定宸翰已至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令與尤靖同任史事庶累朝鉅典早獲成書次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兼討官又三日除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公四辭錫第再辭史事晚講皆不許十月朔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且曰臣謂此事在唐宣宗後唐明宗則甚難在我朝仁宗高宗則甚易其難英宗孝宗於禁中也皆擇於未入之前定於既入之後異其封爵別其名稱自幼至長自姪為子不待建儲而人望已有所繫矣若朝取一人

焉暮取一人焉一出焉一入焉舉其當廢廢其當舉徽侔之莫浸廣非所以重宗廟尊本統也於時有自內學退歸者故公及之孟祀時御筆暫兼中書舍人同院庸齋趙公時行下三房公以趙已除法從乞以上三房易之奏上不許三學友朋喜曰此真舍人也時嵩相未終喪以草土疏乞挂冠上批服闋除職予祠臺諫素從文章詆之皆不付出十二月御筆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公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詰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若從其自乞則合行杜衍歐陽修之

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為貶辭則不生下罪名秉筆何所依據此綦崇禮所以必請高宗御筆然後草奏檜罷制也上令丞相宣諭可作自陳行詞付下御前所錄嵩之奏狀令體此降制公又奏御筆有守本官職之文未知所守何職本官見封永國公合以階官帶永國公致仕十四日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又奏昨日進講側聆玉音已降除職旨揮臣清旦待班東華門未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之臣竊見高宗朝左相沈該落大觀文致仕孝宗朝左相葉顥以雷變罷不除職只守本官奉祠左相葉衡魏

杞去位皆終身資政今嵩之忠孝有虧所除職名乃與元勳重德無異竊聞外廷之言皆咎臣不合奏審公議實可畏也乞詳臣原奏寢嵩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容臣行詞十六日中使宣諭史嵩之除職致仕卿已遵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行詞公又奏詞臣命詞瀆合典故嵩之若以階官永國公致仕則職在掖垣今除大觀文則合宣諭降麻此乃學士院職事竊見紹興二十五年秦熈特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嘉國公致仕正與嵩之一同係學士院降麻臣若侵內官制豈不貽笑天下是日王倫復宣諭嵩之

除職既係學士院降麻卿可一面書行公奏云連日
奈瀆聖聰未敢直陳容臣於經筵審取聖旨十七日
與給事趙 情舍人趙庸齋同上繳奏十八日上又
命謝瀆諭旨公遂丐祠不允二十二日御筆嵩之依
所奏乞守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除職旨揮更
不 行游相東公云諸賢盡力回天聖主舍已從人
書之簡冊有光多矣便可書行命詞公為此制有曰
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
無父之國未上二十四日侍御史章瑛疏罷猶以奏
審為罪安晚時在湖濱冒雪祖餞以鄒道鄉事相勉

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學士大夫爭相傳誦以為
前無古人 未二月除直寶文閣知漳州時有仲氏
工部之戚公以太夫人年高力辭安晚再相除直龍
圖閣主明道宮戊申元日除宗正少卿公又苦辭除
時余備數編修官袖公手書以白五日依舊職知漳
州公以戊期遠方待命是月又除秘閣修撰福建提
刑欲公便養也公又辭不允九月朔即家建臺公方
申嚴使事訪疾苦扶善良以哀矜讞獄以孤遠拔士
甫及遠月丁魏國憂哀慕毀脊三年如一日庚戌十
二月除秘書監公以禫制未終辭辛亥春有旨趣行

四月到闕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劄二首言端平變局存於元祐今陛下登庸舊弼垂意 寧而人謂端平之政改矣端平之心亦改矣次言朝廷之士議君上者或以掖庭或以戚畹或以聚斂議大臣者或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道路之傳皆曰君相厭之臣以為不然惟聖主可以責善惟賢相可以責備其意甚忠其辭甚婉五議之諫諷居其一不知公者或以為訝貼黃以建儲為請曰臣於端平乙未以樞掾對嘗言之端平丙午孟冬以少蓬對又嘗言之越三日孟祀時有貴州刺史之命臣既去國今五六年

節旄雖建王 雖疏名號未正聖意未白願陛下早圖之上皆嘉納公退見丞相乞召潘凱吳燧二人皆忤相國者大拂相意語諸客曰千辛萬苦喚得來又向那邊去然公本無心外廷之訝相國之忤皆誤矣五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兼史館同修撰時事多內出公言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有一二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寧謫而不以濮議為是必大 良寧去而不與兩知閣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貴之門今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者求者予者奉行者習以為常但日依應臣竊為陛下君

臣惜之又言行之所以能却內降者當國僅三數月而已蓋小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則內降可執橫恩可寢其語頗諷當國於是愈落落矣公已決意決意賦歸而上眷甚隆相亦勉諭凡六上請祠再乞挂冠皆不許公亦以禮官逼近裡祀未敢數瀆十月除起居舍人閏月兼侍講公雖遷延數月未能決去而前後進言愈切史宇之除工侍公不草制答詔曰宇之一未更事少年 之從上雍非籲後尊上帝之誼臣前攝詞垣未行嵩之之詞不樂臣者已橫加誣滅今若秉筆褒宇之之美

人謂臣何京尹規謀小利京民苦之公言昔之理財者摧抑富商之盜利權者逐什一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之侵細民者營升斗育妻子者不問也漢算緡錢下逮未作唐為官市白奪樵夫今何以異此西浙名藩多付戚畹公言擇守不過兩途一曰才望二曰資格今稱齒登鶚序弱冠佩虎符昔人以四十專城為榮今不待四十矣凡向者近臣均佚名流補用之地今皆以處若人百姓何賴焉山相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奏曰陛下曩語羣臣以為某人決不復用今都人競相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曰

某人嘗以御製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脩怨矣臣
知陛下萬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少向使疇昔在
朝終始不廢偃月之禍不過及士大夫今以將國之
富震主之威謬為恭順陰懷怨毒外豈可以付寸鉄
內豈可以假寸權秦檜再相未嘗不牢籠李光胡寅
久則當世名臣舉族貶竄闔門廢錮而至尊亦有靴
中匕首之防此陛下高監也韓王新亡或傳胡運已
衰荆租一勝蜀謀再舉公言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
可得而襄陽先失安隨即均房皆為五墟趙彥呐
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劔閔不守五十四州遂成

蕩覆豈非外重而不能禦內虛而無以守臣謂江陵
固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
彥呐前事可鏡也言雖峻切上獨優容察官鄭發苦
不相樂是月十九日疏入公方進講玉音曰卿與鄭
發無他否既退疏不下御筆除職予郡道聞安晚堯
旅哭甚哀曰吾不敢忘知之舊謝吳並相壬子正月
除右文殿脩撰知建寧府二月兼福建運副鄭憤前
疏不行再論視職寢公新命六月依舊職提舉明道
宮公優游里閭作為新居揭宸翰所賜樗庵後村二
扁日與賓客觴咏其間曰吾得此足矣寶祐丙辰矩

後村先生大全集
見石堂
堂董相欲以治使處公丁大全言於上前曰劉某恃才傲物遂有正言邵澤之疏實丁意也仍奉明道祠景定庚申師相魏公還朝公方奏疏引年六月除秘書監令守臣以禮津遣八月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公猶在道十一月朔面對首劄言凶相弄權以富強自詭輔聖君而行霸政為天下宰而設騙局人曰相非相駟也政事堂非政事堂壘斷也傳者嘆其形容之工未言國以危懼存以佚樂亡其警告者甚切曰陛下必持勝必慮危已竄者毋至量移已斥者無復親近大臣必弼違必格非士大夫

毋以清談廢務毋以浮文妨要人以為藥石之言次言貪吏可懲矣問名勝賦罪狼籍而曰為賢者諱春秋書法八議舊典恐不如是其意有所指也聞者是之讀畢以老蒙收召謝玉音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除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立螭繼三日爾十二月兼史館同脩撰初上過東宮見公書肆所傳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傳宣諭曰卿居間日久著述必多可錄本進呈公辭以容臣繕寫俄有旨再索公辭以史事猥冗未及點對越數月以古賦古律詩記序題跋詩話共二

十六卷奏進皆辛亥以後所作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製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雋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映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据經按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真儒臣希闊之遇也辛酉正月將降科舉詔公以非科第辭同院進崇不稱旨命廟堂改屬曰非劉某不可三月兼侍讀四月以病辭西掖詔從之俄除兵部侍郎八月再兼中書是歲乞引年者再九月厲文翁除沿江制閩公不待黃至與給事徐公繳奏酉時黃至又奏是夕一

更御筆至逼趣書行公又繳奏其言甚苦命遂寢壬戌三月除權工部尚書陞兼侍讀侍李桂除察公力排之桂已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艾軒疇昔繳奏謝某同今上在東宮亦語宮端徐公曰劉中書此與甚高公雖身兼兩制詞命填委寒暑無間坐至四鼓而一念之忠言無不盡故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糴之害有疏極飢之弊有疏摘有五管見焉其言剴切允當帝心至如大全既死則曰李石責北司有言李詞固可罪因何人以進乞斥其內詞與主者指當時貴璫也時海內順軌邊患浸紆公言禁

中排擋太密湖山丹雘太盛願毋忘偷渡時江桂二
聞密圖起廢公言更以柔悞邀功李以開城縱寇罰
未當罪其可奪復乎或言簿錄姦贓之財圩田御庄
之入合以助糴本補和糴此陸贄散小儲成大儲捐
小寶因大寶之說或言右選勅牒冗濫補授多稽攷
難戰士捐軀得賞而補授帖牒死歸它人蠹國無端
何以示勸每奏多至萬言少亦數千言人皆美公之
忠純而服公之整暇八月再乞納祿御批曰覽卿來
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輸情甚真難奪雅
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權文昌得真學士異

恩也御賜玉柄寶笈宸製五言書其上以金縷香茶
侑之竹湖以後未有也師相亦賦詩贈行從橐飲別
道山堂分賦御製詩韻時人比之二疎公既還里優
游觴咏甲子社以目青謝事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
致仕其年先帝棄羣臣公哭臨哀慟丁卯右目亦苦
赤障遺身自樂裕如也四年五月今上念先朝遺老
御筆劉某謝事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
舊致仕人謂嗣聖將起公矣公早受知忠肅賈公辨
章尤相親敬古心碧梧二揆皆公文字友而天不憖
遺國嗟殄瘁烏乎惜哉公娶王融林氏贈淑人寶章

閣博之女先公卒四十二年子三人強甫朝奉郎三
省架閣添差福州通判明甫奉議郎即武軍通判山
甫承奉郎監嶺口監倉女一人適正獻福公之孫故
通直郎惠安知縣陳玟孫男八人沂登仕郎渙洙將
京選澤分奏汝履漢錦絢尚幼孫女五人其二嫁
承奉郎監嶺口監倉方廣翁修職郎浦城主簿方公
權餘未筭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諸孤奉公之柩葬於
北徐潭之原公負間世之才問學所積源流三
探索涵泳又深造而自得之無書不讀發為詩文持
論尚氣節下筆闕倫教一篇一詠脫藁爭傳初年即

見知於諸老溫陵竹隱傅公知晦翁益議乃公所筆
寄聲願納交趣召道甫造公之廬覽公近作曰壘
逼人屢以疏薦潔齋在豫章得公代郡守賀正表喜
曰酷似李雲龕勉公如意南塘為西宗得公諸作於
北山甚奇之或問北山潛夫諸作如何北山曰不患
不好只患忒好公歸自桂林迂道見南塘於三山讀
公南嶽藁稱觴賞不已自此遂為文字交水心評公
詩曰是當建大將旗鼓者西山知公尤至端平朝贈
書廟堂曰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謂南塘與公也迨
夢奠於京門人諸賢俱在獨以遺表屬公果山見公

雜咏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雖二十字皆史斷也
辨章師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錄之西
山請老既歿公獨歸然為大宗工四方有大紀述咸
歸之後村氏銘叙先世勲德以不得公文為恥公嘗
笑曰吾賣文以資老者也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
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之歌咏一付嬉笑梅花數句
以詩得謗也而畧不以為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
而不自以為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此蟬
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人既有正明于夏之疾
黑白如故往來交際飲笑自如每曰某親某友老皆

後我亦已拱矣我於今以往皆剝底歲月自營窳兆
乃徐先輩故居結廬其間佳客過從時與同宿有以
青囊術見者豈無異議但笑以視之非達乎公吏事
素長自領邑建陽最聲已著為麾為節剖決如神處
事侔侔有方畧在藩司臬獄案千紙一覽盡得其情
而行之以恕息庵湯公嘗語余甚嘆服之安晚嘗曰
潛夫真才吏為文名所勝故人不盡知之雖中與安
晚少忤而追思痛悼時見吟篇暮年狀其行事幾千
餘言每語人曰安晚實知我公嘗以成集屬余序序
曰諸作皆高尤精為李唐諸子所不及至於駢語雖

祖半山曲阜而隱顯融化健奧機沉表制之外詰啓
尤妙自成一家他人或相倣倣神氣索然矣甲子以
來又為渾深簡到之語嘗語余曰吾四六一變矣
有前後續新四集已行於世其在新集者半出於目
青之後口誦成篇子姪筆受鎔煅諸書字字嚴密無
一篇不可垂訓非徒詩也其於當世交游先後革皆
名流傑士姓字班：見集中不可悉數余屢擯於時
去公所居差近每一篇成即以見寄恃有商榷以余
為知言疾草既默諸子問以遺奏屬僕如何公矐目
頷之奏上君相嗟惜贈銀青光祿大夫予致仕遺表

恩澤將謀請益諸孤俾余狀其事欲上之太史碑銘
墓表則屬之東澗湯公陽岩洪公擇 公皆生平
密友亦遺命也謹狀

咸淳五年十一月

日

同舍生中大夫新除秘書監林希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五

墓誌銘

門人顯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洪天錫撰

後村先生劉公諱克莊字潛夫莆田人也莆有二劉先生著作諱夙正字諱翔以言論風節聞天下儉士畏其銜鍰同時名勝俱位下風號隆乾第一流人著作生吏部侍郎贈少師諱彌正以民庸國功為嘉定名法從公以侍郎為父著作為王父母方氏林氏魯魏國夫人幼穎異出語驚人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未嘗起草弱冠以詞賦魁胄監用門功補將仕郎主靖

安簿錄事真州諸公爭出我門下白事維揚清獻崔
公喜曰吾晚得二士子華與君也說欲羅致李公夢
制置江淮辟書先上遂為昇聞所得軍書徽筆一
時傳誦會幕府謀進取公持論不合自請殺祠桂聞
以準遣足其考時南殺藁油幕殿奏初出家有其書
葉公正則評公詩許以大將旗鼓趙公履常稱公散
語與水心不相上下侍郎定謚朱子曰文天下稱當
忠簡傳公間議狀出公手寄聲願交諸老多折革行
方是時公自視長吉牧之未知夢得義山何如耳既
改秩宰建陽益錘崛奇就平實文忠真公里居公以

師事講學問政一變至道崇風教表儒先如古循吏
補賑糴倉五千斛真公記之陳公膚仲為賦于為于
去來四十年父老迎送如一日聞公計有越境來哭
者桐鄉民也通判潮州羣檢組織詩案牽連及公主
管仙都祠起倅廬陵未赴端平改紀召赴堂審真公
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監簿兼參議官府事一委重
焉真公以版書召公奉魏國還里乞解隨司有旨以
近簿造朝進宗正簿真公薨于位公乞朝假會葬不
許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時鄭喬並相上
意浸移公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合失之私鎮天下

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受命於天柄臣掠功於己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疎同氣楊謝貴胄聯翩華途沂榮魚軒融洩廣內南陽近親侵奪貪細郡國不敢問北司貴臣憑恃恩寵風憲不敢劾非私與大臣憂譏畏議有狼跋之差厥事避權動魚羹之與依違肺腑之間道有所屈浮沉官寺之際志不得行以匹夫橫議而變政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與又曰孝宗之於秀帥待本生之法也宣仁之於高氏待外家之法也高宗之於張去為劉婕妤待奄嬖之法也趙普諫幽燕之役寇準決澶淵之策重臣處邊事

之法也韓琦之逐任守忠陳俊卿之去曾覲大臣處近習之法也茹黃言雪川之事出於迫脅向者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者雖復其爵未雪其枉陛下何不下尺紬之詔曰故王有東海王彊寧王憲之志不幸遭變朕於同氣友愛景隆前日緣駁論列之人宜伏江充蘇文之誅德立辨誣則四海之心悅矣厚禮改葬則九原之憾釋矣次言柄臣濁亂天下久矣墜春知孝反易綱常變邪正而元氣壞國脉損善相裂棄險要削薄本根而弱勢成柄臣與其徒攫取陛下之富貴而去獨留大敵極壞之朝綱已開難合之邊釁

驕冗不可簡稽之兵窮極不可變通之楮陷溺不可挽回之風俗以遺陛下陛下不幸而當之諸賢不量力而就之遂使陛下疑君子之無效意小人之有才獨不思宣靖之禍蔡京為之也虜騎長驅京已竄責乃自言有禦秋之策猶幸當時不惑其言使京復用則國亡久矣此陛下商監也疏出物論浩然歸重文靖魏公清獻游公相與擊節王公去非讀而歎曰不意二劉之後有此佳作知公不專以文名也時有錫第表郎之傳吳舍人泳忌公軋已遂以其弟昌裔疏罷主玉局觀知漳州改宜春到郡僅數月御史蔣峴

首倡邪說劾公及忠惠方公實之王公皆言故王者又以三賢同傳為榮文清李公相辟提舉廣東常平陞漕公寬苻若巖篚苞節漕計市牛千頭助邊屯捐例卷置田二百畝明南官之不幸者召赴行在御史金淵誣公自擬清望寢召命明年除待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寢范杜同相起江東提刑劾貪守籍黜胥補信州預借一年獄案千紙一閱盡得其情號才吏者自以為不及除將作監范內忌公進華文閣因任游公獨相以太府少卿召入對三劄其一曰嵩之以借助滅殘金為戰以厚幣奉倭蓋為和以清野感國

為守實未嘗戰實未嘗和實不能守而自負和戰守之功迭執和戰守之權若非天去其疾它日必貽宗社之憂又言陛下實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今廟謨於異邪黨揶揄洛蜀分明而勢逐韓曾爭柄而京相臣實未知所終次言陛下待羣臣至厚記善忘過收採不遺其間尚有迹速而孤昔壯今老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蓋指前言故王同傳者三言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為最急貼黃以母老乞歸養上曰知鄉丈名有史學即頒錫第之命兼任脩纂公未退宸翰已至劉某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

少監令與尤焞同在史事尋兼崇政殿說書公累辭不許轉對言國本未建中外寒心獻議者曰宜早定沮議者曰宜少待陛下嘗求其情于建威立順黃門常侍之謀也埋璧于庭以羣公子卜巴姬之意也諉曰人主家事李勣林甫之言也國家大事而與左右邪詭之人謀之鮮不為所搖者宜做嘉祐紹興故事別其名稱自姪為子以繫人望上為感動嵩之既免喪御筆守本官職致仕公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前朝宰臣沈該落大觀文致仕葉顥守本官奉祠嵩之忠孝有虧乞寢罷職名只守永國公致

仕且援基崇禮草秦檜罷制乞生下罪名著之訓詞以昭國法上遣中使宣諭公執愈堅又與給舍同上繳奏且力丐祠竟奪嵩之除職之命殿中御史章瑛猶以奏審答公改直賢文閣知漳州辭鄭相再當國陞龍圖閣除宗正少卿辭改秘閣修撰福建提刑建臺甫及一月丁魏國憂禫制未終除秘書監服闋造朝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疏首言端平之失在於施行銳周防疎除擢驟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端平之心不可改也今之議君相者或以戚畹或以掖庭或以賓客或以子弟道路皆曰君相厭之臣以為不

然惟聖主可以責難惟賢相可以責備貼黃以建儲退見丞相乞起復潘凱吳燧以獎直言大拂相意進故事言本朝名相惟杜衍能却內降衍在相位三閱月耳小臣能以去就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為輕雖內降可却相愈不樂又言京尹征利已甚漢筭緡錢下逮未作唐為宮市害及樵夫麟趾之澤息蠹尾之謗興與憲訴于上公六上祠請再乞挂冠皆不允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嵩之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言陛下曩語羣臣以為其人決不復用天地祖宗實聞斯言今都人訛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

曰嵩之以御繫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脩怨矣臣
知陛下萬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少彼以埒國之
富震主之威綴飾不情之恭順陰懷非常之忿毒外
豈可以付之寸錢內豈可以假之寸權乎又言趙范
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棗陽先夫安隨郢復均房
之境皆為丘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劔
關不守五十四城盡成塗炭外重而無以御內輕而
無以守上皆優答察官鄭發觀望論公疏不付外除
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兼副漕鄭憤前疏不行再論
寢公新命復職提舉明道宮景定庚申魏公入相公

方拜疏引年陰私書監又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面
對言國以危懼存以佚樂亡臣願陛下毋忘胡馬飲
江時大臣毋忘入峽時毋忘漢陽舟中與白鹿磯時
因言永樂失而趙高呂公著之言見思澶淵歸而陳
彭年王欽若之諛獲售寇準能贊親征而不能不傳
會天書王旦能致太平而不能諫東封西祀次言職
吏可懲奚問名勝玉音勞問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
所以欲得相見除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又兼史館同修撰前一日中使傳宣索公近作
公錄辛亥以後詩賦記序題跋詩話二十六卷以進

翌日宸翰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純今觀所進
近作賦典麗而詩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據
經按史謂非有裨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
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真儒臣希闊之
遇也俄除兵部侍郎兼職仍舊踰年權工部尚書兼
侍讀厲文翁移金陵李桂臺察公皆奏寢其命史岩
之李曾伯密圖起廢公言罪大罰輕丁大全貶死公
乞斥其與主內訌者指巨璫也身兼兩制詞頭填委
而論事不休淫雨有疏大水有疏拯飢有疏捐御庄
以助和糴覈冗牒以恤死事各有疏又有五管見焉

每奏動數千言懇切至到異乎以文字發身者屢乞
納祿御筆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
輔情甚真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賜
玉柄寶箠御製五言詩書其上侑以金幣香茗異禮
也師相賦詩贈行從官飲別道山堂分御製詩韻以
送人比之二疏歸里之明年遂致其事進煥章閣學
士今上即位之四年慨念先朝遺老特陞龍圖閣學
士仍舊致仕結裏全人君相實賜之也公前後四立
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餘僅數月游相最
篤舊不能久其留鄭相最憐才竟不合而去退之所

謂謗與名隨公殆似之初鄭相在端平號能收拾善類淳祐再相有患失心遂厭人言公去國久猶以端平望之不知者曰君子亦黨乎二易相之仇也宗尹相之私也祁公居位三月相所諱聞也公陰諷顯規連挂盛怒豈阿其所好哉無人細考後尊堯此公自詠皆實語也彼才名相軋者方攬一世虛譽公獨特九重為知己炫才者忌之媒名者爭之其不理於口也固宜水心有言結知流俗者多得譽結知人主者易見毀何獨公哉蓋棺事定毀與譽俱泯矣而寢郎一疏掖垣累奏至今讀之足以增倫紀之重折姦雄

之萌凜凜猶有生氣也公早負盛名晚掌書命每一制下人人傳寫號真舍人穆陵尤重公文凡大詔令必曰非劉某不可達官顯人欲銘先世勲德必託公文以傳江湖士友為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後村氏于是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歸然為一代宗工文豈能自傳哉要必有為之本者過江號大家數無慮六七公求其文章氣節上壽全名指不多屈惟周文忠楊文節與公而三皆納祿於顯融之身於彊健公晚不幸目眚已在告老數年之後賢於漏盡不休拖紳方請遠矣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以疾

薨於里第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後斯文所闕不偶
然也年八十有三階正議大夫爵莆田縣開國伯食
邑九百戶娶石塘林氏嘉定清白吏直寶章閣瑒之
女婦德女儀為九族式先公歿四十二年贈淑人子
男三人強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通判福州明甫
奉議郎通判邵武軍山甫承奉郎監福州嶺口鹽倉
女一人適故通直郎知惠安縣陳玟孫男八人沂修
職郎閩縣主簿渙洙將 京選澤奏汶履漢錦絢尚
幼女五人其二嫁承奉郎監嶺口鹽倉方廣翁修職
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筭穆陵嘗賜宸奎四大字

公以役村扁所居之堂以樗庵扁徐潭精舍其年十
二月十九日諸孤奉柩葬於徐潭之原公自卜也遺
奏上君相嗟悼贈銀青光祿大夫賜諡將頌強甫以
書來曰先公易名子所請也銘不可以它屬天錫衰
病荒落何敢辱我先王昔皇甫湜銘昌黎之墓曰死
能令我弱不隨世磨滅者惟子噫斯言過矣退之豈
以皇甫湜不磨滅耶令諸老凋零及門之士尚不少
竟使湜以銘公也夫烏序銘曰

北亭三世雲錦機有虹連卷飲墨池吐為金鳳尤
瑰竒清朝有道躋來儀玉堂之盛青瑣扉被服寶

珞佩明璣五色繅繪重瞳衣直為骨幹忠肝脾世
所賞好推琚詞穆陵在天公騎箕正陽下招我西
悲帝成玉樓屬筆誰天上不獨人間希千年有人
誰待之豈無過者酌芳菲下馬來讀墓陵碑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五

後村先生論議卷之一百九十六

論議

顯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典
國宮洪天錫為先師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
贈銀青光祿大夫臣劉克莊請諡奏狀

臣竊惟登斯文之錄者代不數人結明主之知者世
不多見故武帝讀相如之賦恨不同時明皇聞太白
之名召對甚寵然而生不過文園之散秩歿僅存供
奉之虛稱以能文之臣值好文之主豈不歎甚况乎
九牧知名九重知己生前殊常之眷既幸邀於先

皇身後當惠之榮不無望於 嗣聖蓋援易名之曠
典非專塲屏之私思敢瀝愚衷冒塵淵聽伏惟 臣先
師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贈銀青光祿大夫劉 克莊
學問淵源之邃詞章體裁之工大冊高文直推作手
片言隻字皆足名家 先皇錫之殊科寘之近職非
但潤色討論之善益推論思獻納之忠寢即一疏白
故王之心詞垣幾奏數姦相之罪益享時望允協衆
心奎畫之所稱揚玉音之所宣索品之以沉邃崇純
醇雅詞華之目加之以典麗清新朕瞻簡古之評迨
巧歸而不可留也又寵以金幣華以詩草

尤香晚節 皇帝陛下特

於暮年遽永遠於昭代

臣

遺一之嗟敢替在三之誼宜退老西河而遂掩其學

豈從游汾曲而不稱其師况某應事三朝昧

若稽著令蓋應易名輒昧萬死綴前史 臣林希逸所

撰行狀一帙用黃羅複匣投進欲望 聖慈下

臺訂以美諡予以重聖世旌儒之典予以彰 先帝

知人之明發既往之幽潛垂將來之勸獎須至

聞者三省同奉

聖旨送禮寺議諡

奉議郎太常博士夏 錫初謚議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不得於心有言焉者否也蓋心者言之本根言者心之枝葉玉佩瓊琚必有瓏璵之聲金鐘大鐻必有鏗錡之韻吉者寡躁者多疑者誕誣者游文詞得失率此心為之故龍圖閣學士工部尚書贈銀青光祿大夫劉公某生有穎質蚤負盛名以二劉諸孫之淵源承西山水心二先生之啓發孰不以為遠學問工詞章也然公雅好吟咏日一念纓萌帝已臨豈容纖芥自

矣 高文大冊成一家

第 85453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48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九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

則研堂



溪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九

号	67279	樂
SS	116	如平
869	筆	味更
上	大	鼓圖
5	鼓	書圖

秀

溪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九十九

